

HENDERSON
WALLACE



• 者譯編 •

伯 翰 陳

慶 重

辰 亨 江 凌

行 發

• 1944 •

士 萊 華

伯翰陳 者譯編

行印屋書江雙慶重

月六年四四九一

版 初

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爲爲股鑑，
卻知道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
人自由，那麼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
的可能；如果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
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謀共同福
利的自由，那麼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
可能。

亨利·華萊士

編譯者 陳翰伯

目錄

前言..... (一)

1 亨利·華萊士..... 陳翰伯 (五)

2 華萊士與雷本..... 王孝風譯 (一七)

關於華爾街的論辯..... J. A. Weisler著 (二〇)

華萊士競選旅行歸來..... W. Andrews著 (二三)

華萊士與一九四四年大選..... M. Sullivan著 新譯 (二九)

華萊士的經濟思想..... F. Kilbr.著 新譯 (三三)

自由世界勝利的代價

華萊士譯(三九)

美國在世界建設中之任務

中央社譯(四八)

論民主

華萊士譯(五一)

明日的美國

華萊士譯(五五)

永久和平的步驟

華萊士譯(七〇)

論戰後問題

華萊士譯(七五)

美國應重視中國和蘇聯

華萊士譯(八四)

論經濟發展與經濟貧乏

王孝風譯(八六)

中美人民的共同信念

中央社譯(九〇)

前 言

這是一本資料底輯錄。一共包括三個部份：第一部的一篇算是華萊士小傳，是依據我已所譯，所輯的資料編寫的。第二部的五篇是論華萊士的。談到假使羅斯福再度輝聯，華萊士能否重被提名的問題；以及關於華萊士打擊華爾街法西斯巨頭所引起的一些論辯等等。第三部包括華萊士底演講，廣播詞，和論文。但其中有的是通訊社底電訊稿，那當然並非原作者自己底語言。尋我原稿是很困難的，所以這本書底體例頗有不能一致的缺陷。

在這本輯錄裡，我祇希望把一點點的便利貢獻給研究華萊士的讀者。華萊士是民主自由底擁護者，中國正在特別需要這樣的朋友。尤其是當這個憲政運動需要深入底裡地加以認識，討論，與研究的時候，華萊士底見解正是珠粒般的寶貴資料。

我還要更進一步地說明，這不是一本研究人物的書。我們應該從一個國家理解一個人。這個人順應了時代，順應了人民，才能够做爲一個偉大國家底偉大人物。這個偉大人物，

業經主張倡導的民主自由，已經成爲美國人民底生活要素，而且他們說這在爲國際人民未來的民主自由而戰；而奮鬥；他們底目的是爲了實現一個幸福的世界。

中國也應該加入這個世界。然而我們不能等待乘降落傘跳到這個世界裡去。我們同樣也應該舉起民主自由的武裝，爲實現這理想的一個世界而戰，而奮鬥。

陳翰伯 一九四四年六月。

i

亨利·華萊士

三位華萊士底身世

副總統從辦公桌底抽屜裡取出一本黑色的活葉筆記本。在亨利·華萊士面前紀錄着三十年前的祖父底生活習慣與思想發展。他底孫子這樣地寫着：「祖父喜歡打獵、釣魚。大部時間都做室外活動，這樣使他治好了肺病。他不停地吸着廉價的紙煙，弄得煙灰滿地。」

接着，還有這樣的話：「祖兩底頭腦是自由的。他喜歡閱讀哲學，社會學的書籍，直到晚年也是喜歡新思潮，新變遷。他並不是一個正統派的牧師，但却不絕地努力把基督教理論運用在變遷的情況中。他相信變遷。他知道變遷是不可避免的。」

老華萊士（他底全名是Henry Wallace，沒有當中的第二個名字。）以書信和裁寫給他底後輩的「亨利叔叔自傳」裡，熱切地，生動地描寫了童年時代底拓荒的生活。他很有辯才



，決定要當一個牧師，就在故鄉伊阿華州開始了這種職務。一八七七年，他放棄了這種職務，接管幾家農場。不久他又被聘做當地一家報紙底農業版編輯。後來，又和他的兒子共同收購了一家報紙，更名「華萊士農人」(Wallace Farmer)。

「華萊士農人」報頭底下有三句名言：「優良的農業，清楚的思想，正確的生活。」老華萊士永遠不倦地研究新的農事方法，並且還要傳授給讀者。他底聲譽日隆，立法會議派他充任議員，成爲老羅斯福時代的鄉村生活委員會委員。但是他並沒有入閣担任職務。他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國際主義者。

一九一六年某天，還差一個月就滿八十歲的老華萊士，因患癱瘓而死。他底兒子，「華萊士農人」底長時期的助理編輯亨利·堪特威爾·華萊士(Henry Cartwell Wallace)就繼任編輯人。一九二四年，他五十八歲，在他創設了農業經濟局之後，就死去了。

現在，在副總統底接待室中，他坐在書櫃和從拉丁美洲帶來的紀念品之間，面對着父親底一張大相片。他曾經做過哈定總統和願立治總統底農業部部長。

但是父親還不如祖父那麼更接近今日的副總統，老華萊士對於孫子的改變和思想有很大



的影響。最近，副總統回憶道：「我誕生的時候，父親剛剛二十二歲。當然在我年青的時候，父親底腦筋裡邊有不少別的事情。是的，你也許要說我是從祖父那裡得來對神學、哲學和古典的東西有興趣的。報館離家大約有一哩多路。（一九一〇年第三代華萊士任「華萊士農人」底助理編輯。）中午，祖父常常和我步行回家吃飯，飯後，我常常要給他讀報。」

副總統並不完全是祖父底複寫紙上的孫子。但是，在他底父親，特別是祖父底生活裡，差不多存在着所有他底思想之根基——這些根基是深入在美國歷史和美國土壤裡面的。

這三位華萊士底身世，以及他們生活過的時間和地點，也正是一部美國的歷史。

無限的知識

亨利·阿迦德·華萊士 (Henry Agard Wallace) 生於一八八八年，今年是五十六歲。頭髮灰白，有一點脫背。年青的時候，他底名字就進入了農業界。隣人都出去割穀子的時候，亨利從穀倉裡蒐集了幾百種穀子，試驗交種雜育，結果，做出一種種子，使伊阿華農民生產了向所未見那麼豐碩的穀子。

華萊士除了對於事實有無限的知識慾外，他底才智在另一方面的發展，就是能够把所有的事實加以精密的綜合。據他自己說：他對於因果關係的興趣是他最初在小學校學正比例時發生的。早年他曾發表過一種王蜀黍與豬的比例圖表。這是研究王蜀黍和豬的生產與價格的成績。至今一般王蜀黍預測學家還在沿用它。一九一三年美國經濟學會舉行年會，對於統計非常重視。有了這種情形，他又回到家中專心致志地研究數學，統計學，藉濟德雷克大學教授協助，在家自修微積分。此後幾年，華萊士底最大的興趣就是泡着一本統計材料，坐在那裡，研究它們對於將來的意義，發出不曾爲人注意過的因果關係。他對於數目字的記憶力，也是驚人的。

由於他對於關係論底愛好，產生了他底哲學上的兩大要旨之一。這就是他底相信人與人以及國與國之間底互賴，這也是他相信國際主義的出發點。華萊士哲學底第二要旨是相信富饒的經濟論。這一點他已經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自由世界勝利底價值』的演說裏明白的宣示，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應該享受一夸特的牛奶。在副總統看來，廿世紀最大的事實，就是科學與技術第一次能够使世界有無窮匱乏之可能——給每個人足用的吃，足用的穿，和適於

生活的屠場。

傅覽靈籍是華萊士底一個習慣。當他在一家圖書館閱讀的時候，他偶然碰到一本標題「孔子經濟要義」的科倫比頭博士論文，從這裏，他發現了要在豐年的農場上，儲存剩餘食物，保持永遠正常的發育計劃。現在戰爭的荒年來了，華萊士底先見之明證明乎是聯合國獲得的上帝底恩賜。

公僕底職務

一九三三年，民主黨當政以後，羅斯福總統選拔華萊士充任農業部部長，一九四一年又當選為美國副總統。十餘年來的政治生涯，把他底害羞的毛病剷除了不少。偶然一兩個談話的字眼，也慢慢地進入了他底談話之中，回憶起往事來，他甚至也常常說起祖父所喜歡的笑話來。但是他仍然不喜歡談自己，遇到個人問題，往往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

華萊士在表面上是單純的，實際上却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在學問上如此，在公僕底職務上也是如此。他比任何一個歷史上的副總統都擁有更大的權利。他是總統底左右手，戰時最

高政策制定人之一，曾任經濟作戰局主席，戰時生產局委員。

亨利·華萊士所做的戰時工作，由於軍事秘密的關係是不能多說的。他曾以精明飽滿的精神充任經濟作戰局主席，柏金斯是執行人，把稀有的，重要的戰爭原料輸送到全世界各地，設法使這些東西不要進入敵手，指導海外有經驗的商人，讓他們告知軍人，最好在什麼地方丟下炸彈。擁有二千五百名職員的經濟作戰會議，正在創造這次戰爭中最動人的故事。由於在許多遙遠的國度裏組織必需物資底生產，不可避免地就會在戰後世界公共工程底巨大系統中奠定基礎工作。

聰明、自由、現實——以人民爲主的，對於社會進步的觀點，乃是華萊士最顯著的特點。當他任農業部長時已經證明他應付緊急問題之毅力和決斷。在他心裡早已存有新世界的基本要件：和平，善意，豐富的生產，和物產的公平分配。在這樣一個世界裏，每一國家制定法律，負責一般行政的關係，貨幣物價和生產政策等，但是不能干涉民衆的日常生活。

把華萊士看成爲一個不能容行的幻想家，乃是一大錯誤，這種想法與他一生事業中的事實完全不符。他固然有着富貴的夢想，但爲了達到這些夢想，身體力行，他却非常實際。

般沒有偏見的人都一致認為在華萊士手訂的農田計劃，顯然是「新政」許多項目中，最成功的項目之一，它的兩大目標，是在增進農民收入和保全土壤，在華萊士農業部長任內，農村現款收入倍增，千百萬畝的田地，恢復了所有的肥沃。在同時，為顧及美國農業國外市場的逐漸和實際的擴充，華萊士又是赫爾底五項貿易協定計劃之現實擁護者。

華萊士交游的人也是色色俱備的。在他那裡你可以看到檢查長畢德爾（Francis Dickle）退出，前駐法大使浦立特（William C. Phillips）正在談話，名作家史坦因倍克（John Steinbeck）坐在外廳等候，大工業家凱塞爾（Henry J. Kaiser）又剛剛進來，拉丁美洲和不利願協同體的外交代表紛紛列入訪客名單以內，參議員更容易走到他的身旁。同時，雖然有時他也接見新聞記者，他是很少交際應酬的。

大選與訪華

現在，華萊士並不是經濟在殘局主席。這是由於去年七月間美國政界底一件軒然大波。副國務卿萊士曾經在參議院支付委員會底會議上發言，指責商務部部長瓊斯阻礙經濟作

破局底工作，瓊斯不甘示弱，反駁相駁，雙方旗鼓相當，爭執不決。後來，終於引起總統出面解決。他以為這個糾紛的發生，是由於美國作戰機構底系統重床疊屋，職權不清的緣故。他底解決辦法是免去副總統華萊士和商務部長瓊斯向國外購買物資的職務，改派外僑資產管理人克勞萊繼任經濟作戰局主席。

事後，美國上下都一致讚揚羅斯福總統底明快舉動。華萊士也對人表示：「戰爭期間，無論何人均不應對總司令之見解有所懷疑。」華萊士虛心服從的美德，實在值得敬佩。由此也可以想見美國的民主政治，確是一種最進步的風氣。

華萊士底一個朋友曾經說過：「華萊士現在正有很合適的職務呢。做為一個政策的制定人，他是超羣的，但他並不是一個軍事方面的人才。他實際應該永遠做他所創立的新型的副總統。」

今年又是美國大選之年。七月十九日，民主黨要在芝加哥舉行全國大會，推定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除掉可以由黨內決定之外，總統候選人也可以決定他底副總統候選人。

然而，就在今年夏天，華萊士要來訪問中國，他不能參加大會，他不能從事競選。因此，美國方面有人推測華萊士底訪華就是意味着無意參加競選，原因是由於他自己已經知道不能取得多數民主黨黨員底擁護。可是，在再早的時口中，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三月五日的紐約時報發表美國民意測驗所所長蓋洛普底報告：今年大選時民主黨方面可能提出的副總統候選人，以華萊士呼聲為最高。測驗結果，華萊士得票百分之四十六。有人預料，在今年大選中，羅斯福要失掉在農民方面的某些選票，所以必須以華萊士對農民的好感挽回一些損失。

研究美國大選不是一件容易的測驗工作。我們更關心的當然是他底訪華之行，他對於中國的看法；他要帶給中國的珍寶似的民主思想，他對於未來世界，以及未來世界中中美關係的看法。

華萊士是最能了解中華聯盟作戰的一人。在中國三十二年國慶紀念日，華萊士先生曾由無線電發表廣播，他說：「中國同我們並肩作戰，並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偶然，或者一些國家企圖造成權力均衡的一個集團。它同我們以及我們同它之所以能夠團結在一起，完全由於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對生活方式有著基本相同的信念。」

他懂得美國企圖實現的民族獨立，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各個偉大原則，也是地中國所追求的。華萊士區主張，是每一個中國人民都贊同憲法的，他主張在戰時不應該犧牲人民民主權利，而且必須努力保存每一個公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他說：「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了個人自由，那麼就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的可能。」至於戰後要建立新世界，也有賴人人有民主自由。

因此，我們應該以虔誠的敬意歡迎這樣的友人。他廣訪問中國，一定會在中國大地的土壤上，栽種一朵絢爛的民主自由之花！

一九四四年五月，重慶。



華萊士與雷本

W. L. Garrison 著
王孝風 譯

民主黨方面什麼都準備好了，他們在華盛頓週末會談的結果是第四次重提羅斯福爲候選人。除了誰做副總統候選人這個問題以外，什麼事都安排妥當了——在這個競選中，副總統華萊士參加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要選擇一個舉行全國會議的城市。他們選了芝加哥，但是他們又做了許多別的事情以致幾乎使全國會議成爲不必要的了。下極是他們所做的幾件事：他們終於重提羅斯福總統了。

他們選擇陳尼甘（Robert F. Tammany），青年的國內稅務局局長，任這次競選中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他們甚至還草擬了一個綱領——附有一個重選「偉大的，人道的領袖」的決議案——，在「自由的精神和遠見的實際的理想主義」的基礎上面做一個和平的計劃。

留給七月要在芝加哥召開的全國會議的最主要的工作是選舉一個副總統候選人。在全國

委員會以後的約克遜紀念日聚餐會上指出這是華萊士和雷本。

在全國委員會的會議上，黨內互相反對得最利害的派別都並肩聯合支持總統。新政派和「舊政派」幾乎互相請求出去參加競選。

但是在約克遜紀念日聚餐會上，華萊士和雷本做競選演講時，這個表面的聯合重又大大地裂開了。從他們所說的和他們所得到的響應，顯然可以看出這是新政派和舊政派之間的競爭，新政派提名華萊士，舊政派提名雷本，或是赫爾，或是柏恩斯。

在聚餐會中的重要人物中間，顯然雷本是更受歡迎的，他將是民主黨全國會議底代表之一。但是華萊士並不是對黨的重要人物演講。他是對那些在投票處進行選舉的男女們演講的，努力贏得這樣大的力量使全國會議不敢丟棄他。

雷本做了一次典型的競選演說。讚揚總統底領導。但是向舊政派中訴，同時輕輕打擊了一下赫爾。這是不合總統底新口號「爭取勝利」，而不符合新政。

華萊士突然以一個簡短的演說來改換了他底步調，稱新政為民主黨底心臟，並且否認它已經死了。當華萊士顯然不願總統底訓言說下面底話的時候，舊派的重要人物看起來有一點

震驚了？他說：

「新政並沒有死去。倘若它死了？民主黨也要死了。民主黨已經死了。但民主黨沒有死，所以新政也將要達到它的最有力的程度。」

「新政是人類從古以來的需要。新政是把茶葉倒在波斯頓海邊的新英格蘭人民。新政是進入二十世紀的約克遜。新政是爲被壓迫者宣傳自由的林肯。新政是當卡特爾想要建立國內的及國際的法西斯主義的反卡特爾的威爾遜。新政就是羅斯福。」（原載一九四四年一月廿四日紐約午報）

關於華爾街的論辯

J. A. Wechsler
王孝風譯

不幾個月以前，政治評論家才給副總統華萊士舉行了一次紀念。但是他底靈魂仍舊縈繞在我編輯底私室左右。他底聲音仍像寒荒涼的墳地裡發出來似的。然而在星期五，紐約時報和派特生·麥克梅克索報紙底社論記者覺得必要把壓倒下去。他們被副總統在西雅圖發表的演說激動了，這演說警告大家美國法西斯帝正計劃著控制國會，並且責備那些認為華爾街第一，國家第二的「華爾街的大頭們」。

紐約時報震駭了，派特生麥克梅克索報紙憤慨了。紐約時報暗示華萊士是正善於無須有的夢魘之中，發明了事實上不存在的魔鬼。派特生上尉是不信鬼的，他結論說華萊士和威爾遜一起，成為紅色的代言人了。

是的，華萊士所引起的警告的答覆自己將會顯露出來，它們正反映出他在兩家報紙所激起的^起的不安。這並不是第一次紐約時報以假裝沒有看見的方法來面對危機。紐約時報底新聞欄實際拒絕刊登任何紐約反獨太人運動的報告，堅決認為這些事件都是受苦的自由派人士的夢

惹。現在紐約時報認識了即使在這個快樂的，有秩序的世界裡，這種事情也會發生了；現在該報還承認即使再大些再可怕些的內部對民主的威嚇是真正的。

倘若紐約時報還相信有很深的反民主的思想流過美國人的生活的話，我們勸它去研究一下派特生。麥克梅克自己；該報說，我們第一個敵人是俄國，不是德國；真正的獨裁者是羅斯福，不是希特勒。我們也建議他們去到芝加哥去旅行一下，在那裡那些當地親法西斯派和他們底朋友們集在一起同美國出版家勞伯特·麥克梅克 (Robert R. Mc Cornick) 歡呼。而他却不說一句話來阻止這個集會。

紐約時報對華萊士底指出華爾街派的陰謀一點，加以惋惜，並且誹謗。這不是實情，這不是真的，紐約時報這樣抗辯：華爾街的銀行家沒有買公債嗎？然而紐約時報原不需要借著反對華萊士底話來發表這些意見；彼時生產局副主席威爾遜在兩個月以前已經對全國製造家聯合會說過：「……今天，右翼的反動將要危及美國生活機構，牽制住某些部份的資本，我對於這個十分驚異。最重要的，現在美國工業領袖應當對他們底國家和他們自己負起責任來，做一個不過激的判定——運用和解的藝術——並且要制止宣傳分離的危險人物底鼓動。」

威爾遜很難說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老手，他覺到現在必須說出這些事情，這件事實證實了副總統的警告。

還有，要把這危機過分簡單化是很容易的：美國法西斯蒂集團底工作進行還沒有凝結爲很單純的陣線，而他們底許多主要行動人員是在隱蔽之下工作的，在等待着相當的時機。同樣，反動的企業家關於戰後問題的攻擊計劃既沒有晒成藍圖，也沒有公開宣布。但是威爾遜底話把那些在華盛頓以及各處聽到的耳語和醜惡的暗示公開了。將要有一個戰後反團結的十字軍；將要有撥回時代之鐘到胡佛時代的企圖；這個企圖裡包含着我們中間法西斯行動培植起的法西斯蒂爭鬥的種子。

有一件事要說的，如我們所相信的，美國大多數人民，無論他是商人，工人，或是專門家，他們底民主的天性和忠誠將要佔優勢。但是只有當危機爆發以後才佔優勢。這是可以料測而且是可以了解的，我們底內部防禦是有力的。感覺這個的迫切是華萊士演講的優點。（原文載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紐約午報。請參閱本書第三部輯錄華萊士「論經濟富足與經濟

華萊士競選旅行歸來

F. Andrews
王孝風譯

昨天，副總統華萊士旅行全國歸來，今天就在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他還要依據羅斯福總統的意志，使新政的口號用於打勝這場戰爭，他說，新政「是永遠不死的」，因為在他的信念中，新政是「人民的政黨。」

在民主黨裡，副總統的重提提名，是半小時會議中的最高峯，在這次會中，他預見到羅斯福總統要被選作第四任總統，有人連續地問他這樣的問題，據他所猜想，總統是不是會再把副總統的職位交給叫華萊士的這個人呢，他祇是莞爾一笑，點頭不語。

在別的幾席上，華萊士先生說，在這次旅行中，他發現自由的思想是大大地增加了。使他有了一個關於法西斯主義者的定義，他說，就是那些把一塊錢看得比命還重的人；他說兵士都熱烈贊成羅斯福連任第四屆總統，說如果士兵投票的簡單方式不被採取，羅斯福的獎金將會遭到損害。

華萊士簡單地說到自由思想的激增，農民的進步，民主黨在明尼蘇達州在政治的方式上進行共同的事業，以及在西部海岸飛機生產的巨大收穫。

出席招待會的新聞記者都是想來談論政治的，等到華萊士先生的報告終了以後，有一個記者提出了第一個問題：「羅斯福是不是第四屆的候選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候選人，」華萊士說，「我認他是會當選的。」

「你是不是在重選中做副總統的候選人？」華萊士答道：「只有上帝知道。」

過後，華萊士說，如果羅斯福失敗了，戰爭努力是要大受影響的。有一個記者問：「爲什麼？」華萊士想了一想，說道：「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像羅斯福那麼長期地担當總統，如果沒有接觸到所有政府的各部門，不熟習所有的軍隊和人物，不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成爲一件工作。別人要來做總統需要費長的時間才能熟悉，才能迅速執行工作。」

有一個記者問：「倘若這種說法，在蕭條期的總統選舉時，不能使用，倘若在討論戰後問題時不能使用。換一句話說，我們還要適用羅斯福必須繼續留在辦公廳的理論嗎？」

「那是聽由人民去決定的了。」華萊士先生回答說。他說他不知道羅斯福先生怎樣想的。

也許他個人願意舒服。」華萊士先生說：「他或許非常願意不再做總統。他還能從總統任中再得到什麼新經驗嗎？」

有一個記者說：「爲什麼在政府裏的人不問問他是否再做候選人？」華萊士先生說：「也許他們問過，可是我沒有。」

問題轉到華萊士先生自己成功的機會上面去，因爲聽說民主黨領袖想要手棄他，而提別人的名字，想要提出實業界中的人。

問——是不是有一種活動的努力設法使你能被提名？答——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問——你不覺得總統對你的態度和一九四〇年不同了嗎？那個時候他支持你，使你得到第二多數票。答——（笑着）直到那天早晨一點鐘我被提名以前，我從不曉得一九四〇年總統底態度怎麼樣。

問——你沒想到你能比其他副總統候選人更好地把握住自由主義份子在一條戰線上。答——我想那是要看別的人是那一種人的。

問——你不是因爲總統的建議才做這次旅行的？（這個問題底提出是由於未經證實的

報告說總統告訴華萊士：「亨利，如果你想中選，出去，去激起對你自己的一些熱情。」

答：「不是。」

華萊士先生說他最後看見總統是在一月十六日，而且別的幾位國會議員也在座；有巴克萊（Alber W. Barkley）和議長雷本。雷本一向被認為要勝過華萊士的。有一個人說：「若是沒有雷本先生參加，事情或者要容易一些的。」華萊士先生笑了。他說：「哦，這是一個快樂的家庭。」

他又問華萊士先生問他攻擊「法西斯蒂」的事情。他說他想芝加哥論壇報底發行人麥克杜克是最「完備的典型」，但是他不願再說出別人底名字。副總統說他可以下一個定義：法西斯蒂就是把一塊錢看得比命還重要的人，對錢和權利貪婪的人。

「每一個人某一個時期都可以在他的靈魂裡發現法西斯蒂的傾向。」他說。有人問他：「在新政中你發現了沒有？」他回答說：「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到它。」

個記者想起最近華萊士先生和維薩斯州州長藍頓（Alfred M. Tandon）底演講，問道：「那麼顯然你和藍頓州長是國內唯一的兩個非法西斯蒂了？」華萊士先生笑了一笑。

接着又有人問華萊士先生：「你把第四屆總統的運動稱爲法西斯帝的趨勢嗎？」他說不，他說他要稱它爲「偉大的服務的志願」。

華萊士先生談到他在旅行時跟兵士們談話以後所感到的兵士政治情緒。他說他們常用很粗的話來表示他們底意見，這個意見常常就是他們底態度。如「什麼鬼呀？爲什麼不讓這個人上前去參加競選？」

他說在民主黨員中間對第四屆總統有很高的情緒：「我願意承認人民所以被吸引到我這裡來是爲了第四屆總統。在另一方面說，他們是有政治經驗的人民。」

華萊士先生承認：新政派在西美中部還沒有達到它所能達的強度，並且在某些部份的勞動者中時對民主黨沒有以前那樣熱情了。

一個人問：「新政是不是消滅了？」

華萊士先生說：「我想新政永遠不會消滅。」

又有人問：「新政是什麼？」

「我想，」他說，「那是人民的政黨。」

美國勞工黨領袖阿爾凡基 (John Altmeyer) 發表他底意見說華萊士先生要做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因為威爾基要做共和黨底總統候選人。

他說民主黨人需要華萊士先生來抵消威爾基在自由勞工中所得的票。阿爾凡基先生又說：『如果共和黨候選人是杜威，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可能是國會議長，副國務卿雷本。如果羅斯福總統參加第四次競選，而戰爭還沒有終束，那麼沒有一個候選人可以勝過羅斯福底數百萬張票的。』(原文載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華萊士與一九四四年大選

梅 W. E. MEYER
新譯

副總統華萊士旅行了許多地方，作了很多次公開演講，接見了好些記者。不論在新聞會議裡或私人接談時，他都和他們談得毫無拘束，在他時常討論的題目中往往有一個發亮的重複的口號，這口號亦可稱他是一種呼聲或預告，那是羅斯福總統將會亦必會重被提名或當選。

看到這些事情，政治界的聰明人——或是聰明過份的人指出了華萊士簡單的動機，他們說他想再作一任副總統，可是指定人家的動機，推測別人腦中在想些什麼，這事總不大正確，尤其在華萊士這一例子上，假使說這競選行動並沒有夾雜着私人的動機，僅僅是對「新措施」存在和擴展的一種熱誠，那與華萊士先生誠懇而不為己的個性還能相契合一點。

只有羅斯福總統再度當選，這事才能發展到如華萊士所希冀的程度，雖然有些「新措施」在任何總統之下都會維持下去，無論那一個可能被提名的民主黨人——除羅斯福總統之外

，——總要放棄很多『新措施』如同任何一個共和黨總統要放棄的一般。此外，除了羅斯福，沒有一個民主黨候選人能有多大機會獲選，所以只有羅斯福再連任一次，『新施政方針』才能發展，這就是『新方針』的擁護者華萊士爲什麼要如此激烈而廣泛地勉力使羅斯福繼續住在白宮的充分理由。

的確，羅斯福的重被提名就是華萊士自己重被提名的唯一機會，沒有別的被提名爲總統的民主黨人會選華萊士作他的助手，民主黨大會可自由選擇一個副總統候選人，這樣他可以在其他一百個人中間選擇任何一人，一九四〇年的民主黨大會就不願推舉華萊士，爲了這提名幾乎鬧到反叛，可是後來終因羅斯福說要選他而不得不加以接受。

的確，羅斯福的再度被提名是華萊士的唯一機會，那意思就是華萊士重被提名爲副總統的唯一機會，即使如此，這樣會亦不可靠，誰能確定假如華萊士重被提名後還會要大會推舉華萊士。

這情形華萊士自己亦明瞭，所以關於羅斯福的重被提名和再度當選那種競選運動多半是他在已對華萊士表示十分擁護的團體裡作的，那些團體就是『黨報』和『新措施』的極端贊助

者，因此我們最好還是把華氏競選行動歸諸於不自私的虔誠，是爲了保持和擴張「新措施」才竭力要使羅斯福氏再度當選。

設若羅斯福氏要我一個能給他自已沒有的助力的副總統，那他當然會不選擇華萊士氏，而向黨內保守派中去選，因爲那些急進派，羅氏自己已能擁護了。

無論如何，選擇之權操於羅氏，如果他自已又提提名，然而假使他要依循一九四〇年的先例，他也要等他自已再被提名後才作選擇，在一九四〇的大會裡，直到深夜一時作提名手續時，華萊士方才知道他將要做副總統候選人；可是下次七月某日深夜一時誰將受到同樣意外的驚奇那就說紛紛，莫知所從，若是要同人賭一下東道，那末最穩妥的猜測就是試猜羅斯福氏將要作何選擇——最好是你能說出這選擇是什麼。

副總統候選人通常是由大總統候選人選擇的，像一九四〇年華萊士即爲一例，通常選擇這人的目的不外希望增加選舉票數，或是獲得大總統候選人不能得到的額外選舉票。這亦就是大家猜測羅氏所以在一九四〇擄取華氏的理由，預想華萊士能得到的票是農民選舉票，這種票事實上已開始自羅氏身旁溜走，而華氏却似乎是一個很好的人選去把這些票數拉住或重

新獲得。因為他曾在羅氏二次任期中任農業部長，他又曾是『新施政方針』中土田政策的始創者。

事實上華萊士替羅斯福拉得的農民選舉票極少，他的本州伊阿華亦反對他和羅氏，而把大多數的票都給了共和黨競選人威爾基，假若華氏在一九四〇年就不能操縱多數的農民選舉票，他在一九四四年將會獲得更少。

從政治立場觀察起來，副總統候選人的功用在取得大總統候選人自己因種種緣故而不能得到的選舉票，按這一條規則看來，華萊士很少有機會被提名為副總統，因為他並不能增長羅斯福絲毫的力量，沒有一組反對羅氏或是對羅氏表示冷淡的人就是專心效忠華氏的，這樣他們會爲了華氏的緣故而選舉羅斯福。（原文載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華萊士的經濟思想

梅新譯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三月十七日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擴大廣播，他希望廣大的聽衆聽到，兩個以前即向全國八百個無線電台中五百六十九個分送了他演說的留聲片，要它們同時廣播，華萊士自己在紐約一處電台親自作了廣播。

他這一篇演說主張實現一種富足的經濟，以便供給美國一個新的生活水準，並使各處平民同有一世紀發展的時機，他說他贊成自由企業，包括出租政府的戰時工廠，以低廉代價準許專賣，推行鼓勵「冒險性投資」的賦稅政策等。

他在電台上親自廣播的以及留聲機片上的演說內容有些差別，我們可以作個比較：

留聲機片的演說中說，「目前紐約市這種資金儲蓄的高度集中與自由企業不相容，因此只有巨大的國營公司才有合理的辦法對付那種市場」。這一段在他親自廣播中是略去的。

灌片的演說似乎比在親自廣播的演說要激烈一些。留聲機片上說「邊民比任何其他階層

更願意極度生產，所以大工業家爲了縮減農產品的外國市場，要求國家對工業品提高關稅。同時他們縮減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將一部份工人排出工廠。農民對這種情形却非常關切。這一段話他在演說時也沒有發表。

留聲機片中又說：「農民們」要求富足，一切都靠自己，無異自殺。農民在兩次大戰之後也獲得教訓，特別是在一九三〇、三一與三二年間。這時工業減縮生產一半，減價極微，農民的做法則相反，也減價一半，生產却縮減極微，所有企圖富足一切依仗自力的農民，結果都陷於破產。」

那天他自己的演說中還說到農民與工業家的不同，並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些見識淺近的人以爲避免不景氣的辦法是停止生產與消費。」

他電台上的演說還講到了多戰以前有些人「對製鐵，鋼鐵，煤以及其他工業奇缺」的恐懼心理，他說：「我們必須克服這種農工業生產方面的恐懼。」

在留聲機片中他樂觀地說：「在戰時，我們已經看到使全年國民總收入達到一千五百萬萬元是可能的，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但在他自己的演說中說法有些不同：「美國工業戰時生產的非凡的成就已表現得十分明確，在戰後最初幾年，我們可以使國民總收入達到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元，而且今後如果保持着自由的動力經濟收入還可能繼續增大。」

華萊士同時強調說：「一般人都知道，他決不能接受缺乏這種目的的經濟組織。」兩篇演說的開頭也有些不同的地方。留聲片上開頭沒有介紹辭，華萊士以回憶傑斐遜資助農業，要求「小民」有所保障，他畏懼城市的成長。但親自廣播時他以敘述一九四二年的困難開頭，然後講到羅斯福總統怎樣採行應付的措施的情形。

兩種演說中副總統都沉重指稱：「除非世界和平我們無法實行自由企業……所有愛好和平國家在重建那破碎的世界與組成保障和平的永久組織時都應獲得合作的機會。」

他說明自由企業「並非特權企業」它不是人為的「控制貨物生產與分佈」與「世界市場的獨佔，卡得爾的統制」也不相符。

他曾極端地提到他的計劃，他要求政府經營的戰時工廠租與「獨立的生產者，使他們能建立新的技術與新的生產。」

業業士同時主張爲小商業建立確當的經濟機構，他認爲這對於平民會起影響，政府原料的堆存應對所有的公開出賣貨品的工業都能平等享受，而反托辣斯的法律應強力施行。（原文載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8

自由世界勝利的代價

華萊士著
中央社譯

——對紐約自由世界協會演詞

(一)

今天晚上在這裡聚會，大家正式或非正式地代表着世界大部份自由的人民，共同討論為自由而奮鬥者的權利，本人認為今晚的集會有一個目標，就是讓各國千千萬萬的人民，知道美國一萬三千萬的國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將戰鬥到底，美國人民堅決前進，粉碎侵略者殘暴無比的陰謀，直到全球愛好自由的人民生活在新新的世界為止。

這是奴隸世界與自由世界的鬥爭，正如美國在一八六二年時不能徘徊在半奴隸半自由的状态一樣，一九四二年的世界，必須決定那一方面的完全勝利。

當我們正為自由的世界與奴隸的世界開始作最後的決鬥時，溫習一下人類為自由而奮鬥

的途徑，是很有價值的，自由的觀念——美國人所深切了解而珍愛的自由，一直到一世紀半前美國聯邦成立才見端倪，其實那個時候一般人民前進也只是剛剛開始。當他們還沒有時間和能力讀書，思考和討論問題之前，是沒有真正的自由的，美國人民多少年來專心致志實行民主政治，經過普及教育的方法，美國人民現在能讀，能寫，並能有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學習而且繼續學習生產的技術——那就是學習怎樣去生活，他們已經學習而且繼續學習自治的技術。

如果我們用營養、教育和自治的能力，來衡量自由的程度，我們會把美國和歐洲幾個國家列得很高，但這對於近二十年來教育很發達的國家是不公平的。有許多國家在卅年以前，十分之九的國民不能讀也不能寫，例如蘇聯，就是近三十年才把文盲消滅掉，而在推行普及教育過程中，蘇聯人民對於自由的了解特別增高；又如中國，近三十年來他們的人民讀寫能力一天天增加，也和他們對真正自由興趣的增加互相推進。

當愛好自由的人民向前邁進的時候——當農民能以合理的代價購得土地，並由他們自己的組織將生產品賣出的時候；當工人們有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機會的時候；當所有兒童們

有機會入學校讀書，並由那裡學得現世界的真理的時候，——當人民都得到這機會的時候，這世界便可一直進步了。

但是在那些人民剛學會讀寫不久的國度裡，或者，在那些人民對於運用自治能力尚沒有長久經驗時，那些英雄野心家，很容易操縱利用人民公意以遂私圖，這種野心家甚至有時可以得到富翁們的財政援助，野心家得到這種援助之後，更可進一步控制一般人的思想，不管他們原來的自由程度怎樣，都一律誘脅他們倒退墜入奴役的深淵中。德國鋼鐵業巨擘蒂森，當他資助希特勒去操縱德國人民思想之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種野心家，是當代世界禍亂的根源。那成功的野心家，却變成神通廣大的魔鬼，他跳出葫蘆之後，便不聽從任何人的命令，當他魔力在手之時，他簡直侮辱上帝，於是這混世魔王對於整個世界便任意放肆爲所欲爲了。

魔鬼附在納粹領袖的身上，現在企圖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倒退回奴隸和黑暗的時代去；確切地說，納粹黨人所傳播的學虐，簡直是惡魔自己的漆黑宗教觀，所以他們說有一種人或一部份人在遺傳上是優秀的種族，而別種人或別一部份人是假定應當做奴隸的。

從一種扭曲的意義言，魔鬼附在人身作怪，好像很偉大，他借着希特勒胆敢直向上帝和人的眼睛裡吐唾沫，但是納粹的制度，只擁護一個領袖，所以他們的制度，只許他一個人保持其主宰自己的靈魂的自由；其他一切的人，都是奴才，這種奴才在心理和政治方面，都是奴顏婢膝，而他們感覺只有從心理和政治方面去辱沒他人，才能遮掩他們自己的卑賤無恥，這些奴才們都是真正的瘋癲漢，魔王嗾使這些瘋狗向我們肆虐。

(一)

過去一百五十年的爭取自由運動，是一個長期延續的人民革命，在這種人民大革命中，有一七七五年的美國革命，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拉丁美洲鮑里華時代的革命，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以及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每一次革命，人民都用血肉在戰場上表示他們的意志，有時也許過激點，但是最重要的意義，是人民向着光明的大道上摸索前進，還使更多的人學習共同思考和共同工作。

人們正為爭取較過去更廣泛更美滿的自由而前進，斷非納粹的反革命運動所能阻止，人

民大眾將使隱匿在美國，在拉丁美洲，在印度的納粹爪牙現出原形，使它無從作怪，在自由世界中決不容賴伐爾、墨索里尼的化身存在。

人們在爭取獨立人格的尊嚴的革命進程中，是以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向國會宣佈的四種自由為信條，這四種自由是聯合國家已經站定崗位的革命的中心目標。生活在美國的人們，對於信教自由、言論自由和不受秘密警察威脅的自由等，也許覺得和革命無關；但是假如想普通人不受窮困的自由一點，我們便知道過去一百五十年的革命，並沒有完成，無論在美國或在世界任何一國，都是如此，我們相信不受窮困的自由一日不得到，革命便不會停止。

現當人民革命漸向這四種自由而努力前進之時，本人想提出四種責任來討論一下，我相信每一種自由，每一種權利，都有它的價值，都有它的相當責任，否則不能享受，我認為現在人民革命的四種責任如下：

⊙達到最高生產的責任。

⊙盡可能敏捷運輸生產品到戰壕的責任。

◎盡心竭力作戰的責任。

◎建立公正、仁愛、永久的和平的責任。

第四個責任，是鼓舞其他三種責任的原動力。

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失敗了，我們不知道怎樣去建立一種全世界的永久和平，我們沒有勇氣貫徹始終去防止德國重整軍備，我們沒有堅決阻止德國『不再學習戰爭』，我們沒有依照人民革命的基本信條去訂立和平條約，我們沒有殫思竭力去建立一個世界，使人民在生活上不再有窘困之虞；但是經過一些錯誤，我們得到許多的經驗，我們希望這次大戰之後，我們能運用我們的知識去建立一個經濟、政治、精神各方面健全的世界。

現代科學是人民革命的一種副產物，同時也是極關重要的部份，依科學現在的成就，在技術上可以使全世界的人民足食。有一天我和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夫人作半玩笑，半正經的談話，我說：『這次戰爭的目的是要使世界上每一個人每天有一大瓶牛奶可喝』。她答道：『是的，即使有小半瓶也就不錯了』。今後的和平，一定要使一般人民能有更好的生活標準，這不僅指美國，英國如此，而包括印度、蘇聯、中國和拉丁美洲，不僅在蘇聯要如此，

就是在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也要如此。

(III)

有人曾經說：現在是『美國人』的世紀，我以為隨這次大變而來的新世紀，一定是世界民衆的世紀，也許美國人有提議世界民衆賴以生存的自由和責任的機會。全世界任何區域的人民，都必須用他的雙手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業，全世界的人民必須學習增加生產能力，以使他和他的子孫能將從世界合作得到的實惠還濟，沒有國家再能有天賦的權利去剝削其他國家，先進的國家只有協助後進的國家，向着工業化之路前進，但絕對不能再有軍事或經濟的帝國主義，十九世紀的方法不能再用於即將降臨的民衆的世界了。印度、中國、拉丁美洲各國，在民衆世紀中佔極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的民衆學習讀書，因為他們變為生產者，他們的生活標準可以增高二倍或三倍，現代科學假如專心致志於增進人民生活的幸福，其成就將有我們所夢想不到的。

現代科學必須從德國奴役之下解放出來，所有為滿足美國

心而設立的國際大規模商業組合，都要剷除，和平實現以後，所有國際商業組合，必須受到爲民衆利益而設的國際機構的控制，同時要受其本國政府適當的統治。在這種方式之下，我們可以防止德國人乘我們熟睡之時，準備戰爭，國際的壟斷企業，既在控制之下，所有科學發明，自可爲全人類謀福利，而不再只爲少數人服務。

所以我們必須用汽車、火車、輪船，將生產品運輸到戰場去，我們應當欣然節儉，以使我们運輸能力，至少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我們將剷除歐洲瘟疫的發源地，那就是希特勒的德國，還有亞洲的罪惡藪——日本。

(四)

美國的將士們，以及聯盟國所有的將士們，在最近幾日之內，都應特別鼓起勇氣來，我確信今年夏季到秋季之間，將是我們聯盟國家最危險的時候，希特勒如同垂危的鬥士一樣，他認識他自己現在處於萬分危急的時候，他將孤注一擲，以求一逞，那是瘋狂者最後掙扎呀

我們必須特別預備撲滅美國國內第五縱隊的活動，因為他們不僅騷擾我們製造軍需的工廠，更重要的是他們攪擾我們的精神，我們必須準備拉了美洲第五縱隊發動最惡劣的情勢，他們多數潛伏在還和美國保持和平關係的各國政府機關之中。

當我們在美洲積極努力之時，我們絕不能忘懷在歐亞兩洲正在抗戰的英雄們，不論他們的鬥爭是在何處進行，在南斯拉夫的山嶺區也好，在捷克和法國工廠也好，在波蘭、丹麥、荷蘭和比利時的農場也好，或者在中國和荷屬東印度羣島淪陷區也好，無論在什麼地方，人的性靈都會強強暴者知道，他們的肉體縱被奴役，但抵抗決不會放棄的。

對於魔王沒有妥協的可能，在被納粹匪徒鐵蹄蹂躪之下的人民，得到解放以前，我們的戰鬥決不停止，我們將為永久和平和絕對的勝利而奮鬥到底。我們堅決為民衆的共同目標爭取最後勝利，不勝不休。

（演講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本文載紐約「自由世界」月刊第一卷第二

期。）

美國在世界建設中之任務

中央社譯

美副總統華萊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之美總統威爾遜之誕辰紀念中對全國發表廣播演說，題爲「美國在世界建設中之任務」。略稱：當前德日兩國所蹂躪之土地若爲聯合國國家收復時，則吾人必須採取救濟及復興之各種措施，其後又將此等暫時救濟計畫之經驗爲根據，產生永久建設之可能方法與實施途徑。目前吾人不能詳述此等計畫之細節，然吾人目前即可開始擬具聯合國家希望建立之世界新民主政治之若干領導原則，其兩者須爲自由與團結，換言之，即爲自治與集權。此兩事一百五十餘年以來，即爲吾美民主政治及吾美聯合之基石。余希望美國已因此一戰事獲得教訓，不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覆轍，而自願坦負相當於其本身能力之責任，英，蘇，中以及其餘大部份之聯合國家，甚至較美國更熱切，願被後等所簽字以爲重建世界原則宣言之憲章更進一步，以建設更合理想之新世界。顯然聯合國家必須先有一種機構，以解除破壞和平之世界某某部份之武裝。同時並須有一種機構，防衛國際

間之經濟戰爭，促進經濟和平。在國際發生糾紛時，或藉由一種國際法庭解決。欲成立國際法庭，則事先必須有某種世界會議，俾世界組織無論如何演變，該會議均有充分之適應性以應付變換之時局。就實際而論，吾人或將發現區域原則，在國際問題方面具有相當價值。例如歐洲各國當涉及有關南美問題時，不應心存成見；同樣汎美各國，在本身利害攸關時，對涉及影響其他區域各國，或影響全世界原則或其實際之問題，亦不應心存成見。吾人之目的乃在保衛各國之自由平等安全與團結。自由屬於政治意義，平等係指國際貿易之機會而言，安全係以應付戰爭及因國際原因而產生之事業不景氣，團結乃在促進全世界之一般福利。換言之，吾人之目的、為獲得必須之保護起見，須於必需存在之最小限度中心統制之外，維持最大限度之自治。另有一特殊問題，則為戰敗國如何加以處置。報復乃一種野蠻行為。然吾人必須絕對確定罪行之領袖必遭懲罰。戰敗各國亦必須認清彼等之失敗，而不得重整武裝。吾人必須監督或至少巡察德日兩國之教育制度，僅可能使希特勒及日本軍閥無法再毒害青年之心靈。在建立一種嶄新而持久之和平中經濟建設必佔一重要地位，自屬無疑。如未計週周詳，及有勇敢之行動，則戰後若干經濟騷動之連續發生亦屬必然之事。此等騷動之自然表現

，將爲通貨膨脹及暫時物資不足，補之以物資過剩價格狂跌失業破產及在若干情形之上發生猛烈革命。最後每一個國家亦將與任何個人無異，自須遵從自助之原則，必須以自力，提高本身之生活水準。惟強大國家如我國者，對開始工業化之工業國，能予以技術上之援助，且在若干情形之下予以投資。（據美國新聞處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華盛頓來電）

論民主

華萊士著
辛弼譯

——在底特律城對許多勞工團體和民衆團體的演說

三個月之前，在南美洲，我發現最低的階層認爲羅斯福總統是在行將到來的和平之中的希望的象徵。在中國和歐洲淪陷區，也是如此。我和總統相識已經十年，在決策的時候，他往往把人權的權利放在第一位。

國內有一些有權勢的團體，希望利用總統的注意力集中到作戰努力上的時候消滅過去十年內他在國內完成的一切。有的人把這些有權勢的團體叫作『孤立派』，有的人把它們叫做『反動派』，還有的人，看到他們跟着歐洲法西斯的脚步，把他們叫作『美國法西斯派』。這些小而無權勢的團體把錢和權力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放在最末位，他們的陰謀遲早之間會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全衆的眼前的。

當我們在這個反對奴役人類社會的鬥爭中以勝利者的姿態放下刀槍的時候，我們將立刻

開始反對飢荒、失業和擾亂世界市場的大戰。我們尋求的和平，是比舊暴政的死亡和新暴政的產生之間一點喘息時間較長的和平。和平而僅備領導我們從法西斯主義的集中營走到幕後山熟衷于權勢和金錢的帝國主義者所指押的一片盜賊政府的國際荒野上，對於這樣的和平，我們是不會滿意的。

我們這一代，必須積儲精力，供給技能，以創造保證不發生戰爭的世界。我們決不能又把一個血的澡盆遺留給我們的子孫，領導世界的人們，必須更關心福利政治，少關心權勢政治，更注意平等地使用各國的原料，少放任凍結國際市場的強權和欺騙的政策，更致力於開闢商業源流，少以保護關稅來阻礙商業的源流，更關心各國幣制穩定的需要，少關心國際匯款的利率高低。領導世界的人們必須更注意防備政治危機于未然，而不要像熊之火燃起之後才去撲滅。然而，世界上合作的力量是不能以紙上的外交和漠然的管制來實施這種國際正義和安全的。

我們要選擇的，並不是在希特勒的奴隸世界和不合時宜的優國的『常規』之中任擇其一。失敗主義者們總要回到從前的大美國主義的日子，但當時少數人很富，而多數人很窮。我

們的選擇，是在大家的民主和少數人的民主之間任擇其一：要就是把社會安全利經濟發展機會散佈給一切人民，要就是把我們的豐富的資源集中在自私和貪婪的人們手裡。

我國數百萬人民爲了加速勝利的到來，正在作英勇的犧牲。但假如戰爭有義務，和平也是責任。我今天看到的，戰後我們有三種顯著的責任：（一）使美國人民更顯明的責任；（二）動員平時生產，使大家有職業的責任；（三）計劃世界合作的責任。

如果我們要動員平時生產來爲所有的人民服務，我們就必須完全放棄使人貧困的經濟。我國有太多的大公司以設法使新發明不發生作用，以提高價格，以減少生產品的辦法來賺錢。一九三二年就是證明，當時農業機器和汽車的價格降低不到百分之十五，但生產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我是信任我們民主的，資本主義的制度的，但我所信任的資本主義又必須是富而大家有職業的資本主義，假如我們回復到像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二年所產生的那種使人貧困的資本主義，那麼我們一定可以預料戰場上回來的兵士到和停職的軍火工人們會說些什麼，是很難說的了。

我們知道要是有若干國家內的人士所組成的一個聯合企業打算限制我們的航空商業，是

可能對閉我們的國際航空線的。我們知道，要是有一羣國際卡特爾（譯註：托萊斯組織的一種）跟我們為難，是可能掃滅我們的市場，撤佈戰爭的種子的。我們知道我們不能對其他國家關門，我們也不希望其他國家對我們關門。我們知道帝國主義的盜賊如果利用了美國作為根據地，是能够使另一次大戰成爲不可能避免的，我們知道了這些，就能够使衝突變成合作，使偷偷摸摸的交易變成團結的意志。

我們必須繼續和英國很好地協作。我們必須和我們的新朋友蘇聯友好。如果我們在戰後能向我們自己和全世界表明我們是在全力從事平時生產，並且大家能消費生產品，以實現最高限度的人類福利，那麼我們是能够和蘇聯在同一個世界上和平相處的。大西洋憲章的總原則的廣大基礎是我們這些決心的保證。大西洋憲章是正義的憲章，必須實現，必須耐久，而美國人民打算使它一定實現，一定耐久。（原載一九四三年七月廿六日約紐時報）

明日的美國

華萊士著
逸之譯

我們參戰已經二十個月了。我們農場和工廠戰線上的工人們在精力與勇毅上已經和我們火線上的戰士們相匹敵了。

一

我們的三種偉大的戰鬥力——人力、物資與機器——已經能够在所羅門的沼澤，突尼斯的沙漠，阿留申的荒野與西西里的山地上擊退敵人了。我們集合的生產行列已經在全國的軍火生產底鎖鍊下聯結起來了。他們以破紀錄的數量，和破紀錄的速度製造出大批的飛機，坦克，大砲與船隻去打擊納粹強盜。全國男女自願地增加工作時間，因為他們確信勝利是一點鐘也延誤不得的。

我們憤怒的高潮是慢慢興起的，然而這種高潮却形成一種進攻的激流奔騰着去淹沒我們的敵人。法西斯的命運是在衰落了，納粹的戰爭機構是在崩裂了，然而不等到我們已經在被鮮血在浸染的被蹂躪土地上，把它粉碎了和摧毀了，我們是決不肯罷手的。

在這鬥爭的艱苦與創痛中間，在戰勝納粹強盜與日本兇手的殘酷事業中間，我們從讀到的新聞標題與聽到的無線電短訊中却仍然感到有些問題存在。

和平怎麼樣呢？明日的美國是怎樣呢？

有些人專門想叫我們去注意目前的現實，對於我們任何關於和平的問題，總是立刻作這樣一句答復語：『我們必須專談戰爭，不談其他任何問題。』另外有些人他們所專門注意的，却是過去的現實，談到和平，他們便有一個照例的回答：『我們且慢一慢，在我們決定計劃以前，先看英國與蘇聯怎樣做。』

這兩種意見都在盡力延遲我們對和平問題的命運所採取的行動——而這種命運是在要求美國人民來領導世界的。

當我們在這次反對奴役人類思想與靈魂的鬥爭中，作為一個勝利者，放下我們武器的時

候，我們馬上就要拿比另外一種武器，去對世界的饑饉，失業，與市場紊亂作另一次大的鬥爭。在舊的暴政死亡和新的暴政產生之間雖然有一個和平的喘息期間，但我們所尋求的却不是這一種和平。

如果一個和平僅僅把我們從法西斯的集中營與大屠殺過渡到一個全是暴徒政府的國際荆棘叢中，而各個政府完全是由一般權力狂與金錢狂的帝國主義者在背後支持，我們是不能滿意這種和平的。

饑饉沒有「權利法案」，奴隸制度也沒有「大憲章」，無論什麼時候，人類的希望一受窒息，便會有革命發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全世界等待我們首先去領導完成人類的和平，但我們當時却決定置身局外，只管作自己的事情。

饑饉與失業產生了法西斯主義的自由掠奪。他們對於失去安全唯一補救辦法只是戰爭。他們對付窮乏和艱困的唯一辦法便是納粹的第一個信條：「搶奪你的鄰人」。

第一次大戰之後我們的宣傳多半指摘我們同盟者的忘恩負義。我們犧牲了最珍貴的鮮血

與個人的幸福，結果只是替守財奴的國土去裝轎子，我們於是便改過來祇向美國盡忠，對別人的事，「再不管。」

經過這第二次全世界痛苦與死亡的災難，我們中間將有多少人得要說：「再不管了」呢？

「不是對共同尋找世界和平「再不管了呢」？是不是單獨住在虛偽的安全島上「再不管了」呢？是不是在與世界合作的責任上我們將要作第二次的退却呢？」

我們這一代必須得要竭盡精力創作一個保證沒有戰爭的世界。我們一定不要再教我們的下一代再來流血了。

世界領導者必須多關心福利的政治，少關心權力的政治——就是說，多注意各國原料應用的平等，而少放縱足以凍結國際市場的掠奪與交換的政策。另外必須多注重通商而少注重保護關稅的閉關政策——多關心去穩定各國的通貨價值少去採用高利率的借款。世界的領導者必須未雨綢繆，預先阻止搗亂政客的煽動叛亂，不要等已經成爲事實時再去加以阻止。

可是世界合作却不能用紙上外交與遙遠的控制來加強這種國際正義與安全的標準。

我們要選擇的並不是希特勒的奴隸世界。也不是不合時宜的富態的閒暇。一般失敗主義者所謂回到往昔的美國主義只是說回到少數人豐裕多數人貧乏的時代罷了。

我們不是在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和恢復戰前的恐慌與失業之間作一種選擇。我們千千萬萬的人民已經由黑暗的地窖與失業的環境走出來了，他們絕不會再走回去。我們是應該在全人類的民主和少數人的民主之間作一種選擇，——在把社會保險與經濟機遇普及於全體人民，和把我們豐富財產集中於少數自私與貪婪者手裡之間作一種選擇。

二

美國人民在這次全人類的危機中已經有了勇敢與清楚的認識。每個家庭，每種社會都感到了戰爭的壓制與束縛，逼得他們要去尋求信仰的基礎了。

當和平的明日到來，寬宏容忍的教育得與無線電傳真同樣重要。而供給一切人民家庭的食品製造設計亦將與製造新的汽車，冰箱與洗滌機器同樣被重視了。

我國與英國，薩聯及中國致力於強大的經濟和道德或和信念。但是我們許多最愛國與有遠見的公民是在問：「現在爲甚麼不在我們自己國裡開始實行『四大自由』呢？」

他們是對的！一種爲全民底較充分的民主纔可以永遠阻止戰爭。一種不充分或不純粹的民主却會培養爭執與階級衝突，那只有訴諸槍砲與屠殺纔得解決。

如果我們在國內寬恕種族暴動，便不能在海外擊潰納粹的殘暴。國內那些爲了獲取政治資本而煽動種族衝突的人是在採取走向納粹主義的初步。如果我們忽視我們自己，千萬人民的投票權迴受限制，我們便不能爲全世界的人民去呼籲樹會均等。美國每一個公民，不分人種與信仰，不分在何與生地，也不分被派到一個主要防守中心或是戰爭火線，都應該有他的投票權。

如果我們阻礙重建我們自己的城市。我們便不能供給設計圖案與技術去重建其他國土上被炸毀的城市。美國是不應有陋巷與破屋存在的，如果我們無力保護我們自己人民的健康，我們便不能去幫忙包紮世界飽經戰禍的創傷。如果我們無力消滅充斥於我們民族間某些社會的愚昧無知，我們便不能希望提高其他民族的知識水準。祇有所有的人民都有受充分教育的

機會之民主政治才能獲得其未來的前途，這種前途便是民主政治所必然的繼承。

全世界是相依為存的。我們知道中國的饑饉會影響到我們自身的安全，同時印度的職業荒與此間的失業問題也有關連。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全為商人組織）的戰後問題委員會曾嚴難地勸導說：切實的增加產量決不會降低美國的生活標準。然而有些產商事實的人却在指責你們的副總統是一位不著邊際的空想家，說他曾在多瑙河邊設想美國政府的公營福利事業。每天早晨送一瓶牛奶給每一個非洲土人。這種人實在應該去讀一讀那個製造商協會的報章，沒有與盛的主願便不會有興盛的商業。這是極簡單的常識呵。

平常的美國人對於我們的經濟與政治生活的各方面不見得都是內行。對於貨幣與市場的複雜，以及世界貿易的綜錯複雜，受關稅與戰爭條約的影響，一個平常的美國人是不會完全弄得清楚的。此外他對於均等農田價格與補助金的意義也不見得懂得很多。

但是一個平常的美國人却知道，通貨膨脹時食物價比薪金漲得快時候的情形，而且也知道製造饑荒為賺錢之道乃是天大的謊話。一般的美國人與每個在海外的美國兵都帶著自由的企业與充分的職業機會。他希望看到龐大的新的臨時工廠能成類為製造和來時期的物

品底工廠。他知道我們自己和別人已經學到了新的技術，而且也應該運用這些技術。一個平常的美國人知道我們能够製造並且消費所有能提高美國生活水準的貨物。他要求而且必須要求有一個職業，能够維持吃，穿，住，自己的家庭與汽車，並且能有一個教育子女的機會。

他們知道提高關稅保護我們市場的政策將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報復與經濟抵制，以及國際的盟約不能減弱金錢與貿易獨佔的無數衝突。他們親見國聯制裁的崩潰，而獨裁制度藉口允許人民脫離經濟奴隸制度而日形猖獗。同時他又認為國家之間僅靠貿易條約與反侵略條約而組織起來是不够的，一定要另有其他的組織。總而言之，製造和平者必須要比製造戰爭具有更大的勇敢與光明。

戰爭——這種可怕的死亡的買賣——將使本國損失三千萬萬金元以上。爲了和平——一種使生活豐滿的事業——我們是否願意而且準備僅出這筆花費的十分之一以求它的存在呢！

二二

「年密我與蘇俄的恩緣，提出了人民革命的兩個瘋狂。」

一、最大限度生產的責任。

二、儘可能迅速回戰場運輸的責任。

三、竭盡吾人所有以從事戰爭的責任。

四、建立一個永恆不滅的和平的責任。

在辦公室、工廠、農莊、礦場、油田與森林區內有我們千萬的人民以標準的美國勇氣與堅毅接受了這些責任。他們以英雄的犧牲求早得到勝利。但是如果我們對戰爭有責任的話，對和平也應有我們的義務：

一、啓迪教導人民的義務。

二、動員平時生產以求人人都有職業的義務。

三、計劃世界合作的義務。

不受政府威權體利益操縱的美國報章，無線電台，學校與教堂，可以向我們人民提示對於將來美國的自由與富裕底厚望。這些偉大的啓蒙機構可以教育我們對基本原則底適應與了解，如果我們的權力對世界是祝福而非咀咒，那麼這種適應與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勞工已經在開始敬譴大眾。他現在已經激明瞭百分之九十的勞工在戰時工作已經和我們的政府完全合作了。他們更表示將來還要繼續增加合作，直到使工業機會增多，生產增加，並且使生活標準提高了。美國人民深知破項工會便是更進一步納粹化的表示。此間有若干小「希特勒」不斷的攻擊勞工。同時又有一些煽動家，對其他團體的錯誤盲然無知，却大唱高調：「我們要護勞工，但是——」，實際上這些小「希特勒」與煽動家都是美國的仇敵，他們如果可能毀滅工會，他們便會做得出來，所以我們希望勞工們要充分小心去分清友人和敵人。

第二項義務，動員和平時期的工作以求充分生產與充分就業，需要我們大小工業，貿易協會，工會與金融機構盡力協助。

當炮火停止時，美國將具有下列的財產：

- 一、幾百萬的人力；包括戰時工業的技術工人，軍人，與已屆工作年齡的青年。
- 二、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能力。
- 三、天然和人工最豐富的資源，用以製造和平時期的生產。同時有幾千種新發明可以產

和平時期修改應用。

四、最大的科學化設備。

五、建築、運輸、交通、與日常生活的種種供應。

六、個人存款的驚人的總數。

誰能說具有這些財富的一個國家現在是破產了呢？

假設工業經理能在和平生產中間表現出同樣的智慧，一如和供應戰爭生產一樣，那麼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工業上的政治家與勞工合作增加生產與降低成本，我們會展見不鮮。無數百種工業中，競爭會顯示出經理與工人在為國家的工作上是可以互相依賴的。

我們的工業，貿易協會與貸款機構將協助勞工的發展。他們將要在新的世界，以新精力與先見去發展大規模的生產，不然也要慎重地等待政府的刺激去擴大生產與消費。無論他們有意無意的作何決定，我相信當和平到來時，他們會願意盡力維持本國的安全基礎的。

假如我們為全體人民發財和平的生產，我們便須徹底根絕經濟上的貧困。有很多公司會繼續把發明，抬高物價，與減低生產以求發財。例如一九三二年，農業機器與汽車的債務

降低尚不及百分之十五，公司方面便將生產減去了百分之七十五。於是一九三三年城市中失業與貧困問題極爲嚴重，以致豬肉價格猛跌百分之四十，可是在一九三三年雖有屠殺小豬的計劃，豬的生產仍維持原狀。而這一年銑鐵生產則銳減百分之六十以上。我說過幾百次，減低銑鐵生產，農業機器生產與埋沒發明的應用，其對美國人民是和屠殺小豬是同樣不公正的。但是那些小豬並沒有白白死去，它們使美國大眾對經濟的貧困發生極度的憎恨。美國人民深知一九三三年的經濟狀況雖然維持了城市的物價，却將城市工廠出品減去一半，國民增多，並且使農產品價格低落一半。我們希望平衡豬與銑鐵的豐富的生產，使兩種價格能同樣有伸縮而穩定。

四

我相信我們的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必須是一種人人富裕並充分有職業的資本主義。假如我們回復到那種饑荒的資本主義恐慌，像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一年所發生的一鈔，從戰線退回的士兵以及遣散的戰時工作者一定要有話說的。

第三項義務——計劃世界合作——將由人民與政府公開的與完全的合作中生長出來。

當這次爭鬥過去時，我們將要遇到許多危險的實際問題。

即在目前，歐洲與亞洲仍有千百萬的人民，他們祇有一個信念，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甚麼時候才有飯吃？」饑饉停留的地方和平便不會來。當千百萬的人患着病，無家可歸，而僅有選擇死亡的自由時，和平祇是一種諷刺而已。當我們的和平得到保障以前，美國必須供給充分的食物，協助恢復破壞了的家庭，並且要在國內外供給醫藥。

我們知道，如果許多國家聯合起來限制我們的空中商業，他們便可能截斷我們的國際空中路線。我們知道如果一羣盛氣凌人挑撥國際戰爭的狐羣狗黨和美國作對，就能消滅我們的市場並且傳播戰爭的種子。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對其他國家採取關門政策便不能避免其他國家對我們施以報復。我們又知道帝國主義強盜利用美國作基地可以再度發動一個不可避免的戰爭。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能創造合作能創造分裂；我們能創造意志的統一。也能創造勾心鬥角的勾當。

我們必須繼續無間的與英國合作。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了解我們的新朋友，蘇聯。然後

假如我們向自己與世界顯示我們全力從事和平生產並為達到人類幸福的最高點而將生產全部消費之用，那麼我們便可以同蘇聯相安無事的相處了。

大西洋憲章的四大自由在廣泛的基本原則上可以保護我們的決心。這是一種信條，它必須付諸實施，而永遠存在，同時美國人民也希望它能發生效力而永久存在。

我們現在担負着啓迪教導，從事豐富生產和世界合作的義務，我們能使世界繼續和平。自然我們難免會遭種種傷心的阻撓，例如有人會首倡偏見，胆怯者會散佈懷疑的言語，許多設計與計劃會被試出不切實用等等，於是有些自私的人便要利用抗議的宣傳與怠工，以便在和平中破壞聯合，一如在戰時他們所作的一樣。

但是人道勝利的日子將要到來，正如黑暗荒涼的黑夜要過去一樣。一個人爭取自由企圖與充分的職業機會的和平，在一個平民的世界裏沒有任何事可以勝過他的。

弗蘭克林·D·羅斯福為舉世所讚美，大家公認他是平民人的朋友。在南美，中國，與歐洲淪陷各國，羅斯福的和平降臨的象徵，同時又是和平所必然帶來的富裕與兄弟諒解的象徵。

世界是共有同一前途的家庭——這種前途是使全世界兄弟甘心情願的團結起來，並不需
要領袖來維繫，將延誤與份享過法與現在正在生長的文化的文化，將在高度與公開的各種實踐和
平，又將使人類得到永生，使人人有機會參與民主政治休戚相關。

獲取和平的挑戰與機遇使人類團結一致。勝利需要我們優良的思想，精力與永恆的信仰。
○（原載一九四三年八月號《自由世界》，譯文載《翻譯雜誌》第六期。）

永久和平的步驟

華萊士著
趙新言譯

——在芝加哥「爭取和平委員會」的演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是爲世界「民主」的安全而戰。我們失敗了，希特勒興起。今日的戰爭到來，是因爲我們未能深切注意世界平民的命運，我們未能了解經濟的民主必須與政治民主結合。

這一次我們必須比二十五年前更勇敢些。「民主第一」的口號，若能應有的服膺，積極地實行，便可得到和平；也唯有實行「民主第一」的原則，才能獲得永久的和平。

「民主第一」口號的意義，是經濟與政治的自由。自由的意義，是尊重個人尊嚴。

在技術發達的現世界，生產能力鉅大，使每個人得到免於匱乏的自由，只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作一個新自由宣言的時期已經到來。在飛行，廣播的今日，這種新自由較我們的先輩所奮鬥者，意義更為廣泛，而且更可得到保證。

羅斯福總統所講的有名的四大自由中，有三種自由早已為美國人民所享受，這第四種自由，是新自由宣言的本質，就是免於匱乏的自由。我把它列舉如次：

- 一、免於憂慮職業的自由；
- 二、免於憂慮老年衰弱無所依恃的自由；
- 三、免於愁苦、疾病和饑餓的自由；
- 四、免於工人、商人和農民間的爭鬥的自由；
- 五、免於民族與宗教衝突的自由；
- 六、免於由生產過剩而引起破產的恐懼的自由；
- 七、投資並由投資者擴張生產需用品，而不憂慮過分的加特爾經營，過分的徵稅，或過分的政府統制的自由。

爭取和平，是高於一切的工作；但如果不把這七種自由給予大多數平民，和平是不會長

久的。我們認得和平之路，不是由孤立，是由與別國合作。

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幾乎全掌握在一個小的壟斷人們的手裡。他們瓜分了世界的資源與市場，因而操縱生產，價格，分配，及世界產業界的整體生活。這派人有他們自己的國際政府，利用這組織來取得他們私家應得之份。他們建立自己的關稅制度，並決定誰將被允許生產，購買和售賣。我略攻擊這些壟斷者，這些秘密高級政府的建立者，而我並非攻擊一般商人，因為他們與顧客同樣被迫來尊敬這些國際強盜們。他們口講着自由貿易，而實際上是劃分了世界市場，限制生產，遏抑投資，並唆使這一個國家反對那一個國家。他們無意中造成世界性的壓迫，並堅持經濟的封建主義。他們用壟斷的魔手來代替真正的資本主義，以減消自由競爭。

我們對壟斷者的目標：

- 一、儘速撲滅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
- 二、當我們的軍隊攻入柏林和東京時，再談判和平條件；
- 三、國際壟斷者絕對不准出席於和平會議；

四、航空必須用於供應平民的貿易和行旅的需要。如果要使飛機為一和平的工具而

不被認為戰爭的工具，那麼必須建立國際間的合作；

五、一個國際組織應設於平民的需要，如職業，機會，健康和安全等，始可建立永久和平；

六、孤立主義及專賣，加特爾化，高關稅，或其他的統制辦法，必須繼續予以反對；

七、組織國際加特爾必須公開宣佈，俾眾週知。

八、企業需要國際間較自由的行動，免去攜帶護照，簽證護照，海關檢查等麻煩；

九、必須以實例教育落後民族，使從事高度生產。自由企業若縝密計畫將實現多國河的動力建設，印度的灌溉工作，中國的治水工作，其結果可使各國平民豐衣足食。

在「平民的世紀」裡，第一個法則是在儘量開發所有的自然資源。第二法則是發揮一切的技術效能。第三法則是利用資源與技術到每個人在工作方面，能够獲得着安靜的休息，

次日能有希望的工作。

這些法則若不實現，平民必不許所謂世界政府，企業公司，加特爾等存在。

未來的希望日益接近，許多預言家所渴望夢想了三千年的日子，即將到來。（原文載「

九四三年九月十日 National Herald，譯文載『時與潮』第十八卷第一期。）」

論戰後問題

華萊士著
梅新譯

——在紐約前鋒論壇報講座演詞

爲一個平民的世界作先鋒，實在是這歷史特殊階段中舉行座談會的最好題材。整個的世界正在向前邁進，以前還沒有這種情形。

我們所要求的世界，乃是人類能在體格智力，與精神方面自由發展的世界。爲使這樣世界實現，我們必須比較我們祖先征服森林，平原以及山岳時代的工作更要努力。他們與外表的困難搏鬥，但是我們須有理保羅的精神，以與現在這個世界的黑暗的統治者角力，並與精神上的萬惡滔天的惡魔相對抗。我們的工作乃是這一世紀成爲平民的世紀。這一理想，這一幻夢能夠變成實體。

其次一個人正與賈特爾討論這全部現在並無甚實效的理想問題，賈特爾便一面談話一面

嚴肅的答覆他說：「曾有一個名叫盧勝的人，他寫過一本書，裡面沒有別的感覺是一些理想。人民都談笑他。但是那些原來談笑他的人士，卻將這本書再版了。」

在我們的國家裡，我們業已看出一個共同目標的偉大的解放力量。在二十五年的時期裡我們已經有兩次在粉碎戰爭的行動中發現了團結和力量。戰爭已經向我們表明生產的奇蹟。生產——運用我們的勞力與物資至最高限度——的本身便是我們大部份社會與政治病症的治療。全部生產，全部就業，以及公平分配可以使我們的民族組織堅強，具有自尊的心情，以偉大的力量，勇敢的情緒奮赴事功，藉以創立一個更為優美的世界。一個平凡的人要求自由企業。但是私人企業本身並不是目的，私人企業乃是一個生產的工具，而也是生活的罪惡。一個平凡的人祇在不能儘量生產或職業感覺不敷分配的時候才肯捨棄私人企圖。

生產是那樣不但需要充分利用全民的能力，並且也需要政府力量的大規模企業嗎？在感時是否也必須有政府的合作才能達到生產的最高峰？是的，毫無問題的就在在戰後的十年之內也必定如此。

政府設計必不可少

政府的設計工作當能在國會勇敢成立全面的決策之後才能減少至最低限度。舉例來說，我們必須擬定政府的政策，藉此不致在和平時期，豫在第一次大戰後情形，仍受束縛條件物送給其他國家。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和平時期，那些以為時局已入常態而堅決主張我們必須提高關稅稅率的人士們，都自以為是思想實際的商人，其實不然。從促進全國利益的觀點時，他們這些人都並不實際。而且其中有些人竟是自私的笨伯。

關稅的限制，每年津貼了我們的製造商幾十萬萬美元，結果所損以除非我們願於向國外貸款，竟使我們的麥棉豬肉以及菸草一貫輸出的貿易成爲不可能。我為貸款歐洲，不僅是爲了使他們購買農產物，而也是爲了使他們建立工廠，住屋，以及游泳池等等。我們復興了德國。這一切的工作都是由私人貸款完成的，未曾得到政府的督導。大銀行家得了手續費，小銀行家買了股票。而一般人民則上了圈套。

④ 美國的私人企業——受了一九二〇年以後十年間不合理地宣傳家的誘惑，已舉辦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慈善機關。但是終於償付這些對歐洲私人慈善事業九千萬萬美元鉅款的，並不是那些提高關稅的人，也不是那些勸募公債的人，而是那些償付這筆鉅款的大部分的人士及

是農民、勞工，小銀行家和小投資商人，歐洲終於減輕了對美國實物貸款的一百五十萬萬美元的負擔，而美國又未能將國內匯兌的簡單數字問題弄得清清楚楚，終於使美國損失了一千五百萬萬美元。在這種損失之中，大企業家們終於逃避了責任。最後償付這筆借款的乃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以及我們的青年的鮮血。

要注視貿易的實體

時間已成過去，我們再無須責備那些擊敗了威爾遜以及在第一次大戰製造了錯誤的和平的小人物。我們所關切的乃是第二次的和平能夠認識國際貿易的簡單的實體。在世界各大債權國必欲各債務國償付債款，而同時又使各債務國無法償付債款的時候，外國受難人民的憤怒，遲早是會以十倍的報復加在大債權國身上的。二十年之前，我們以大債權國的地位，原來能夠領導世界邁向全體人民，有技巧以及全部物資從事生產的途程。短期的代價可能費去九十萬萬美元，但是長期的代價可以不費我們分文。相反的，以信任及永久和平為基礎的世界貿易的擴展，很可能帶給我們以巨大的利益。

今日，第二次的和平已日益接近。但是因為缺乏設計的工作，又因為那所謂暴亂的匪徒人士們的自私，很可能使第二次和平轉變為第三次的世界大戰。平常人並不要如此。農民，商人，無論大小，也都不如此。但是為保持第一次的和平，我們必須不致缺乏一種包含在我們物資，人力以及技巧之中的實體。我們必須決心不再使某某私人的權益壓刀加諸國會，再使國會通過更高的關稅稅率，同時亦不許其他私人權益以美國小投資家為犧牲，在國外進行不正當的貸款工作，以免再度造成遍及全世界的爆炸因素。在這一次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國民以往三年來存儲的七百萬美元必須以正當的用途用於美國國內。我們必須運用這筆儲蓄以重建美國，而不是重行武裝德國。

贊成拓荒的貸款

我們送往外國的金錢，如果投資於正當的事業，便能以而且應當增加美國國內的職業。這種貸款應當具有自行清理的能力，而且，如果可能，應當為借款國家提供滑價的辦法。這種貸款應當是貸款的先鋒，這種貸款應當為美國東部人民貸予中西部人民用以安家的一類的

貸款。在拉丁美洲及亞洲修築公路橋樑以及空軍站等，可以說簡直的資金所在。美國建立的航空線，美國的海運家，以及必將隨之實現的一切改進足以供給全世界以越來越新的職業，而使全世界得以消償美國的一切債務。

如果美國遊歷家每年在國外花費十萬萬美元，那麼；我們為修築公路，開闢航空線而貸出的款項便可能在五十年之內完全清理。我們可以藉此維持我們工程共同的業務，為我們的汽車工廠和飛機工廠開闢市場，可以發展我們在全世界的友誼。我瞻望前途，料想將來總有一天，伊阿華州的農民可以駕着他自己的汽車駛赴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俄克拉馬的抽商可以搭乘飛機前往重慶；並且在那裡備一個汽車，自己駕駛，馳赴印度，然後西去莫斯科，終於到達巴黎。到那一天，美國幾百萬人民看見了一個向前進步的世界的實驗，那麼，單只死去的六百五萬，便永遠的埋藏在地下了。

為所有需要的人以職業

現在時機業已成熟，在美國那一次批為了一般利益而努力的人，應當尋求一種新的政策，

種方法，阻止那些有力者的團體，不致再領導我們成立暫時的和平，或一部分的就業。所有人民必須全部找到職業，可是如果另一次戰爭的恐怖依然存在，我們便無法使全體人民都能獲得就業的機會。第二次和平的職務需要條條爲人民在戰爭中所表現的熱情。新的民主，如果解決了全部生產以及公平分配的問題，便能以給我們的不民以條條平民所具有的熱情和信心，甚至比較他們的熱情還高，比較他們的信心還大。

美國人民終於認識了我們不能與世界隔絕。現在已經不再是孤立主義講好或壞的問題。孤立主義是不可能的。飛機與廣播將這個問題決定了。

在戰爭完了之後，中心問題將是飢餓的問題——身體上的與精神上的飢餓問題。美國在兩年之內將以物質的食糧重行建立被納粹破壞了的千百萬虛弱的身體，能够滿足他們口腹的食糧，要迅速往歐洲。如果在新世界裡的我們願意接受以貨物償付債款，那麼，歐洲將有一天能以健康的勞力，償付這一批食糧的債款。但是算起總賬來，甚至比較食物還重要的乃是美民主義代表的精神食糧。那些多少年來忍受着獨裁壓迫的人士們，都要求確保法西民主義以及保成法西民主義的各種勢力完全摒棄於世界之外。

不單是我，我且距離戰勝德國軍隊的時日還遙遠得很。法西斯主義正在戰線的兩面和我們作戰，法西斯主義正在兩個大陸上和我們作戰，就是在軍事的勝利完成之後，法西斯主義也要在新的世界裡自新的根據地來和我們作戰。讓我們不要再從事低估敵人實力的悲劇的優待了。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够避免這一種錯誤。對於人類權力以及人類才德普及全球的進攻，乃是活的問題，而且是我們這一時代的問題。法西斯主義的繁榮滋長，乃是在動盪不定的目標，大家意志不同的情形之中，在有活力的一致目標與信心的情形之下，法西斯主義是要滅亡的。

我們必須使一致的目標為不可缺少的事物。世界前途的希望遠大而輝煌，實為任何時期所不及。世界的前途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這個前途不能預為斷定。我們只有奮勉，以求我們幻想的實現。因為我們有土地，有森林，有礦藏，也有人民。我們這一切的力量極為偉大，而且可以極其迅速的使這一切轉變為偉力。我們可以控制洪水，可以使沙漠變成花園，使全國趨於舒適，征服貧窮，而將大部分疾病驅除淨盡。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有決心，便能變成強盛軍功。不單是在向前進取。他們對世界前途的看法，將決定世界前途的大概。

我們必須認識我們乃是這大世界中的一部，而且開始籌劃要生活於這一世界之中。我們要使生活更人道化。我們要生活而達到美國歷史上的偉大——自由——我們國內的自由以及全世界的自由。

美國將發現一首新的詩篇，一個新的機運，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之中，它將表明基督教的實際——就是在服務世界之中服務自己。思想真正實際的人才看得最遠。耶穌基督才是有史以來思想最切實的一人。實在的？我們都是基督教各支派中的一員，而常識行將挽救共同的和平，平凡的人，如果獲得正確的消息，出於良善的意念，乃是創造我們所要求的世界的最偉大的力量。（譯自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紐約時報）

美國應重視中國和蘇聯

華萊士著
梅新譯

在全世界各國中，蘇聯由於人口激增，資源豐富，工業技術迅速發展，擁有最強大的實力。明日世界西伯利亞與中國均將有最巨大可供開發的邊疆。我們下一代子孫很可能看到經太平洋往亞洲的美國商品，正如以前經大西洋運往歐洲一般繁多。

美蘇兩國人民都是邊疆人民，也都是大陸人民，對將來懷有希望與信心。美國人民業已征服了大片邊疆，但對蘇聯人民開發西伯利亞的精神仍極重要。

一九四二年春，莫洛托夫在華盛頓時，我曾向他談起我希望將來能有公路與航空線，經加拿大，阿拉斯加與西伯利亞把芝加哥與莫斯科聯結起來。莫洛托夫當時想到沒有一個國家能單獨將此項工作完成，他並且說他與我將有一天能看到工作的完成。如果美國開發西部的精神與蘇聯開發東部邊疆的精神果真能有確實的連結，對未來世界和平一定會有更大的貢獻。

亞洲是在動盪中，歐洲不信任歐洲，是因爲歐洲的「修越感」。我們必須使歐洲信任我們。我們必須特別向蘇聯與中國表示我們兩國人民大衆具有信心。我們要幫助中國與蘇聯，我們幫助它們對自己以及我們的子孫也必須有所幫助。今天我們在計劃與中國蘇聯國維繫邦交時必須想到今後四十年的世界情勢。那時候蘇聯的人口將達二萬五千萬，蘇聯與亞洲加起來，將超過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我們不容與亞洲和蘇聯處於敵對地位。因此美國人民需要關懷亞洲與蘇聯人民也正像需要關懷拉丁美洲一般重要。自然，我們將與英國與西歐合作，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理，不過今後一世紀世界最重要的有發展的地區將是亞洲，蘇聯與拉丁美洲。因此我們不認清這一點，並爲子孫的和平與不致騷亂相繼所想，按這種認識採取行動，那就是自欺。

我充分相信，未來若干年中，蘇聯是美國人民自然的朋友。（原載一九四四年二月號觀

論經濟富足與經濟貧乏

王孝風譯

今天晚上副總統華萊士提醒大家，美國法西斯蒂「就在這一分鐘」正做着「最後的絕望的抗爭」想要控制地方會議的代表，以便轉而控制各州和全國的兩大政黨的會議的代表。

在他巡行西部海岸的系統演說的以後一次，他說所謂美國法西斯蒂的意思是說那些把美國華爾街放在第一位，國家放在第二位的人，那些不擇任何手段地利用報紙，無線電，煽動家使他們高坐在國家底尖頂，保持住華爾街的人。

「在鄉鎮上活動的完全覺醒起來的人民，在任何時，只要他們想做，就可以把美國法西斯蒂趕出去，」華萊士先生宣稱。「他們能不惜金錢把一個人一直推上地方會議，州會議，和國會裡去。他們能看出提到眾議院和參議院的人名是對的。他們能看得到在他們到達華盛頓以後，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議員們仍繼續對大街熱心，而不是對華爾街熱心。（按華爾街指多數的美國金融巨頭，大街指絕大多數的民衆。）」

華萊士先生主張戰後美國的「一般財富的經濟」，並且說這就引起一個問題，就是人民是否「能經過民主政府把國家的利益放在華爾街的利益之上。」

他號召全國民衆動員起來反對一切有力集團，除了「一般財富的有力集團」，並且警告大家注意「所謂死硬派實業家這一類的人」底戰後活動，他說他們有「不正當的發財」，在第一次世界以後他們讓美國投資家購買無價值的債券。

華萊士先生說戰後不可避免的要有一次深入的革命，但是他說他相信倘若意見溫和一點，政治家有力集團的領袖能影響數百萬他們底從者，爲了大眾的利益，而不是爲了地方的和階級的偏見，那個革命將是「漸進的，不流血的」。

他又說，否則，就是「流血的革命和奴役。」

他主張經濟的和政治的方法都要利用，他警告在戰後國家的課稅制度一定要爲了經濟的目的去更巧妙地運用，倘若我們要充分地利用它，使自由企業和利益底最高限度是爲了多數人而不是爲了少數人。關於政治的方法，他已經想好「鄉鎮，城市，州，及區域」的「一般財富的有力集團」的「民主的計劃」。關於此點，他說是被「華爾街和華爾街的巨頭」認爲

是非美國的。

副總統只提供「一個判斷戰後課稅制度的基礎」：「戰後的課稅制度，經過幾年以後的課稅制度是否能使所有工作的人們生產美國人民最需要的東西。」

「無疑地在戰後我們應該再繼續對個人收入徵收很重很重的等級和累進的所得稅，」他繼續說「但在公司方面，若是強迫公司用盈餘建築房屋和買置裝備或以紅利攤分這樣的辦法來徵稅，是聰明的政策。」

「根據我們底課稅制度，我們一定要鼓勵小企業和發展迅速的企業，因為這種企業是將來的營業的胚胎。但是那些生活墮落在他底手創者底生活後面的公司，那些有巨大盈餘的公司，那些不繼續發展的公司，就是代表了舊時代的一派。對於他，我們一定要用正確的課稅制度去刺激他們，因此，就要使他們用他們底錢來做事務，不要白白放在那裡沒有用。」

關於廢除「國內貿易的界線」一點，萊萊士先生認為是應做的「最重要，最簡單的經濟改革」，倘若國家要「為全國人民的利益充分利用所有的資源。」

他說：「我所指的是那些獨佔的活動，如處方家，銀行家，勞動組合，醫生，農業組織

他們處理他別無事務時，最後有領到那些沒有組織的財富。

「我並不是說每一個這種組織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故意造成經濟恐慌。但是他們中有許多的人是這樣做，所以在種種的機器中，被看做是成堆成堆，有這麼多，「威士忌」以及有幾千萬家，這些錢在破屋子和沒有適宜的衣服穿，肚子吃不飽。」

美國沒有選擇。副總統說，除了誠心誠意地採用「經濟補救」的案說，而把那些造成「經濟恐慌」的人們丟開，這些人就是華爾街系統裡的人。

「俄國人在過去二十年進步得這樣多，在國家最緊張的時候，在人民中間激起這樣異常的響應，我知道，這是對那些相信利潤和企業只是為少數的人所遺棄的經濟貧乏的三個公訴。」他接下去說：「我們並不是要在美國採用整個俄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它是為俄國人創立的，不是為我們。但是美國人們在他們自己的工作發展改良的制度，在幾個進步的美國工業中已經很好地建立起來了。」（原載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紐約時報，為訪報記者自西雅圖發來之專電。詳參開本書第二部輯錄「關於華爾街的論辯」一文。）

中美人民的共同信念

中央社譯

中美文化協會成立五週年，美副總統華萊士向中國

播講，談詞全文如次。

中美共同聯盟作戰結果之一，是我美國人士已漸漸瞭解中國變十節等國慶日的真正意義。我們也樂聞美國的紀念日如華盛頓誕辰的象徵價值，也為中國人士所了解，以及重慶今日也正紀念華盛頓的誕辰。共同作戰的各盟國，無論如何強調各國慶日所代表的原則，也決不致過分。每一個美國公民都知道中華民國獨立的重要性，我們也知道華盛頓代表的自由思想，已被認為中國自由和民主傳統的一部分。我們美國人士已開始充分了解我們企圖實現的民族獨立，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各偉大原則，也將為中國所追求的。我們已漸漸明瞭中國和美國在戰時必須努力保存每一公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為為啟鑑，都知道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個人自由，那

麼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的可能，如果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謀共同福利的自由，那樣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可能。所以中美人士，當此華盛頓誕辰，都應該莫忘記我兩國內對於我們共同的自由傳統含有貢獻的多數領袖。（據美國新聞處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二日華盛頓來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 華 萊 士 ✧

伯 翰 陳 : 者 譯 編

屋 書 江 雙 : 者 行 發

屋 書 江 雙 : 者 版 出

號六十六路生民慶重

S.K.(4)C版5,000本

28
445044

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
志圖字第〇七一五號

